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也

蜀棹杌孟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爲郡衙吏

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冊府元龜後蜀孟知祥自幼溫厚知書樂善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

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

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

讓女妻之

五代會要後唐武帝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

以爲左

教練使

五代史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于邢洺節度使從父

遷位至澤潞節度使

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

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

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
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
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
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于此以卿親賢
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五代史知祥在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蜀檇
抗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
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
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
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門屢以罪被誅
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
莊宗卽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
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
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于

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侯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抵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洛中記異錄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語謔爲孟入得蔭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一子昶也鑑誠錄瑞應識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之問妙絕之戲呼頭入爲孟入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來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凌霄漢雖班輪之妙無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爲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于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寶宮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暖宅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于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臨蜀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旣而旌幢屈蜀以統軍興聖太子來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闈孟祖乃權于徐公之第安下觀紅綃所籠姓字怪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青箱雜記王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於

廳壁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爲弱以戲之也其後孟知祥入蜀館於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王氏見聞錄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九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嘆其基構華麗侔于宮室遂戲命筆于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蜀檣杪至則崇兆也

惻惻知祥承制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五代史纂誤宜慰人心稍定

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知祥遣大將李仁罕九國志李唐家人傳第十四解訖

兼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爲小校容貌瓌偉梁祖爲四鎮節度署爲衙內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

修貢禮梁祖革命補官苑儀鶴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
軍都指揮使莊宗伐蜀合監先鋒軍知祥領鎮奏授馬步
軍都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彭州
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鎮送州稟朝廷之命繕兵甲將圖蜀
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爲
兵馬留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
峽走夔將安崇阮知祥卒命仁罕輔政昶嗣位合判六軍
事仁罕奉幼主無隱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
揮使張公鐸內醫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弓箭庫使安
思謙等皆昶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爲仁罕所禮皆懷
怨怒每諸仁罕欲納王衍妃徐氏爲側室遂誣以會任圓
姦昶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

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九國志李肇汝陰人父璟唐神策兵

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
累轉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恢復邢洛割宣武
一軍隸河東時知祥爲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
部兵從魏王繼岌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
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
擢衙內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

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縣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論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擲之于地曰此不過勸我叛耳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昶襲位肇以足疾不即時來朝昶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壕坎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侯宏實鑑誠錄孟蜀侯侍中宏實蒲坂人也幼而家下是日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俄而貫于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良久虹自天沒于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八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與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良久曰此兒龍也卽非真龍亦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毒常食血肉爲生靈之患當敬信三寶卽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繼岌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爲叛堅守廣漢是時孟高

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
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
至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
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
果至崇官酷信三寶退于禪院開轉藏經然于理務之
間孽毒之甚廣興宅第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
謬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
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思益置義勝定遠驍銳
義寧飛桿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九國志趙廷隱開封
人世爲卿家廷隱少知兵律尙氣義始事梁祖子友諒
因擊鞠墜馬死廷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
無過竟釋不問令給事左右未帝卽位唐莊宗入鄴兩
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廷隱爲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
使劉重霸嫉之誣廷隱將所部兵降于莊宗因械送汴
州未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廷隱于南陽
未幾追復舊職王彥章守中智廷隱在其軍中及彥章
敗廷隱爲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姓

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廷隱爲先鋒
監押自入敵境卽禁兵士燒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
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
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廷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
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畱屯成都長興初
明宗將議伐蜀及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闔以分其
勢知祥令廷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畧遂闔
魯奇堅壁不出會戰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廷隱令統
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溝
卒不能前廷隱撫諭勞問將卒皆奮遂營于普安深溝
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至三亞父水及土
橋廷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
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廷隱縱兵追之伏卒齊
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堅壁
外有勍敵遠近震駭及廷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
慰勞賜書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葭萌而還廷
隱班師知祥親勞于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卽授昭
武軍節度使畱後以鎮遏葭萌知祥送于北郊親舉觴
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
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師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

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
來也眾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廷隱爲副以率勵士
旅璋遺書廷隱而詐達于知祥以書授廷隱投書褚中
曰此必反問之辭不足觀也竢擒董璋而後閱之與璋
戰雞蹤橋前頗爲所挫廷隱爲遁璋逐之知祥與公鐸
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廷隱復整陣與知祥公鐸合
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爲部
下所殺廷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
廷隱爲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廷隱將
讓之知祥以廷隱功多且怒仁罕之貪悞遂自領兩川
節度使以廷隱爲保寧軍節度使以閬果蓬渠開五州
隸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廷隱爲六
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
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廷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
萬窮極奢侈不爲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
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爲宋王經歲不
能起賜肩輿入朝既謁見昶感動涕泣賜金沃
盥及緡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韜
分將之爲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頗領監護

張業等

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峻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聞業有
幹略擢爲列校繼炭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
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
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劫鎮戍百姓驚
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爲小保五十家爲大
保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討夏魯奇于遂州以功授寧江
軍節度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
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鉞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右匡
聖步軍都指揮使會武定興元兩鎮來附令業將兵二
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
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鎮將任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
業遣戍卒擊走之昶襲位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是歲昶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甥也昶慮其爲
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新收
征稅多爲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
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門被桎梏者常滿
昶知之遽除十倍之法業子繼昭好擊劍嘗與淨衆寺
僧歸信同訪劍術士右匡聖指揮使孫漢韶與業不協
告業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時年五十七

初魏王之班師也知

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

留之

蜀檇机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九國志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允唐穀

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于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名辟爲保義軍節度推官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畧卽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欠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

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吾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常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錄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及卽位授光祿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明宗卽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園兼鹽鐵事薦季良爲判官明年授檢校戶部尚書爲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悅奏留爲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爲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署季良爲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譙語竟曰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季良言于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倘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閬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北軍漸逼奈何季良徐曰北軍至縣州已來必遁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千

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提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很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昶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季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愠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致位清樞密使安重誨頗疑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譴之

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

彥賓爲監軍

九國志焦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父軫唐兗海節度使彥賓少聰敏多智畧事後

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卽位遷左監門衛使同正四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彥賓爲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彥賓說知祥令召董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宗卽位忿聞賢輩怙勢

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
彥賓爲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嚴代之彥賓辭疾
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舉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
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彥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莢養
魚以自給昶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
令覲謁俾自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明宗
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
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
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
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
將吏皆請止嚴毋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
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
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

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于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

此目客將王彥銖

九國志王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誠贈太子少保彥銖性仁

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于太原後入蜀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瑋擇腹心有權畧者俾護其軍於是彥銖爲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昶襲位厯達嘉雅三州刺史出爲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四年卒于治所年六十五

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五代史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于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于重誨請以已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畧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

伐蜀遂使東西兩川俱至破滅川中之人其怨已深今
既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爲不暇也卽遣人拽下階斬于
階前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
百分守郡城冊府元龜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天成
二年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
尋已處斬訖鑑戒錄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
遣翰林學士歐陽彬將禮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莊
宗復遣李客省嚴銜厥命以通好嚴本辯士也旣而屈
蜀亦稱臣焉然于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製一笏記廣
敘興亡詞旨鏗鏘驚駭聞聽蜀之文武公卿咸服其雄
洎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
又于明宗天成得位之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
從容乃言曰我聞利口之覆邦家辯言之亂刑政故少
正卯言僞而辯孔子誅之子今巧言如簧弗矜細行有
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如初與王朝折箭爲誓及其降也
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
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藏之金珠選宮庭之嬪嫒其罪
二也頃者作諭三川減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
罪三也而又証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勸二
鎮之節旄控扼我咽喉覲覲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

爲監護坐握兵權餽我藩維承我爵位人神豈恕天意爭容爾之再來機亦繆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倉皇失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骨爲洛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算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

翔鳳翔節度使李從嘏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旣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

使李仁矩慰諭知祥併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

九國志武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漳少勇敢善騎射事莊宗爲定塞都虞候莊宗以全軍援澤潞漳與裨將數攻其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鎮蜀補衙內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漳與張公鐸迎瓊華公主于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漳被堅執銳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東討果閭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絳州刺史

知祥開國改邛州遷山南節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地營田爲急務乃鑿大洫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入爲奉鑾蕭衛指揮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于治所年六十四漳質厚儉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營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貲產蜀人稱之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緜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

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五代史纂誤天

成二年正月李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執嚴下斬之
三年唐徙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云云是歲唐師伐荆
南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二年二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
殺其兵馬都監李嚴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
面招討使以伐荆南又西方鄴傳云明宗入洛明年高
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由此言之則
明宗以天成二年伐荆南明矣而世家以爲三年則誤
矣李昊築成都羊馬城記粵若蠶叢啟國魚鳧羽化
于湍山望帝開基鼉靈復生於岷水其後兼併梁漢
睨巴賁獵騎奔馳會秦王于褒谷石牛來去關蜀路于
劍門空驚化玉之徵寧獲糞金之利爰自朔分秦厯聲
接華風代有雄豪迭爲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
機時遇非常元德負龍蟠之勢若乃張儀之經營版築
役滿九年楊秀之壯觀崇墉功加一簣泊我唐臨御聖
德昭融武威雷駭于百王文德日暉于四海惟茲益部
扼彼邛關蒙王肆竊發之心坦淖苞狡焉之志時或窺
吾卧鼓覘我韜戎鸞孤學射之山飲馬沉犀之水玉帛
子女漂流鑿齒之鄉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

忘逸樂深軫殷憂夢卜良臣空彈巨屏南康王以儒術
 柔服教習詩書燕國公以將畧威懷淬磨斧鉞息波瀾
 于錦水瓶制度於羅城踰百雉之恒規補一隅之闕事
 往以元穹告變天祿中徵爨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分
 其鼎足旣而莊宗繼絕皇祚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蜀
 主東朝于伊洛先帝以初復地土方懷遠人須仗權謀
 迺賡勲戚于是詔飛丹鳳召何晏于并門節立蒼龍封
 杜棕于井絡卽我太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
 庭帳移竹馬之邦輪輶木牛之路星馳十萬霧廓三川
 公鎮臨之始年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去正月十有
 一日杖鉞而至無何暮月逆帥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
 亂矯詔窺覲犯我鹿頭營于縣衆情憂以公意晏如
 飛羽檄以會兵伐林木而立柵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
 羆電激妖巢火熏狡窟一鼓而元兇氣喪再攻而同惡
 疲顏擒鄧艾于輜中斬龐涓于樹下未幾先皇厭世今
 上纂圖聖政繼新睿思求舊不改山河之寄永繫社稷
 之臣一年而加珥貂再歲而申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
 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鴻鵠之腹背猶且力奉國家勤修
 職貢琛賁紫紆於劍棧苞茅旁午于玉京史不絕書府
 無虛月公一旦詔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奧區地稱

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郭郭則樓臺疊映珠碧鮮輝
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不戒嚴陣是輕武備將沮
豺狼之志須營羊馬之城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界繩
基辨方畫址百城道壯呼之響答以雲來十萬貔貅令
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級雲排王猛鬻畚于城隅
傳說飛鋏于巖下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均
頒牛酒如般五丁之力得踰三旬而成公以羅城雖設
智有所虧重築大敵鎮于四角欽岑掛兔突岷栖烏儼
樓櫓於沈寥懸刁斗于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迥眺
蛾眉雲霞歛吳楚之天烟水送黔夔之梅共西南也旁
連玉壘平視金隄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雪峯之彩其東
北也樹遙雲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疊障屏新霽薄而重
巒畫暗其西北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之
池鸞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鷄啼曉金馬嘶風擁旄戟
以登臨觀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竄讐鬼神
手秉漢鈞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鄙金甌爲漏
卮小鐵囊爲凡器帝旨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勅知祥省
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興功事俱悉卿寵分玉節榮鎮
錦城守富貴以無疆慕功名于不朽特峻金湯之固以
威遐僻之邦况屬年豐復當農隙旣暫勞而永逸亦預

備于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公猶歸善于君讓功于
下李仁罕趙廷隱張知業潘在迎等或鼎鍾盛族或書
劍名門佩鞬執弭以從戎憑軾褰帷而致理皆躬臨卒
列統攝庶工無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辭役明興晦息
而就月將巨績告終羣才叶贊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
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
上奏詔曰百堵皆興四旬而畢亘羅城而雲蓋引錦水
以環流公家之事相業可觀備覽奏陳殊深嘉獎於以
表綸綍褒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四民喧闐于衙閭
萬口號沸于階墀父老曰公侯政治神明慈如父母前
年定延孝之亂今歲防蠻蜚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邑
功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不敘述休烈雕篆真珉公謂
諸賓佐曰所修邊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節于一時彰
帝猷于萬古殊非已力難遏人情誰當游夏之才請紀
見聞之事吳相門牢落堂構蕭條翁歸文武之材明時
待問荀息忠貞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染翰
而墨龍夭矯嗟鄧禹秉釣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洛之
年不堪觀國空餘壯節退卜良居驅車幸返于故園提
筆謬登于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
繼鵷鷺之踵酷慙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吳

沉碑漢水竇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著簡
書發揚功業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黃絹之辭孰拂
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魏魏乎不騫不崩何患於爲陵爲谷四年明宗將有事于

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
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
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
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
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
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
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緜州刺史
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

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
于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
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于是連
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
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
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于國
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
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

冊府元龜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

孟知祥攻閬州勝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背離臣
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以忍耻膠柱而移
音開戶牖以啟戎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
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知祥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

節制于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
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
數五十萬緒粗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勞于天子欲表
率乎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于屢加官秩亦荷寵
光不幸間諜潛興窺覲顯露於閭中而立節就列鎮以
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吭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
所軫于懷柔希稍安于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
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知祥與東川相公已
聯姻好况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鼙之響地里
雖分于兩鎮人心何異于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
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闡路
黔夔等州問逐制置之由與興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
別載條章務期晏寧必無侵虐况王氏開國久霸成都
東則鐵鎖于瞿塘北則泥封于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
相離心合在蜀之蒸人固未忘于霸主因衆多之感舊
奮武畧以開疆佇遣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
水行春繁華何讓于往日
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
年爵祿重新于此日
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歔明日遂舉

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

蜀構机長興元

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

有司言前世公主受

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

乃遣秘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

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

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

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宏實將四千人助璋守

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

五代史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

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爲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間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

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千

人遂入劔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

東已而閬唐軍止劔州不進通鑑考異寶錄軍前奏今

利州入山路出劔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

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攻入劔門次又丙戌奏

今月十七日收下劔州破賊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又

蜀高祖實錄已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

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劔路至漢源驛出人頭倒入劔門

打破關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相次構喚大

軍據關下營又龐福謝鏗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

之後隔一日大軍會下至劔州而乃搬運糧食燒舍自

驚還奔關寨又十國紀年後蜀史王申宏贊暉襲陷劔

門癸酉攻焚劔州取糧還屯劔門已卯東川告急使至

成都知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

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鏗屯閬州

北來蘇寨聞劔門陷懼北軍據劔州帥部兵千餘人由

劔道先董璋至劔州壁於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

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却福誠率數百人夜升北山巔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謀鎧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擾弃戈甲而遁喜曰使鎧追襲之北軍退保劔門十餘日不窺劔州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其易與爾十二月敬瑄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孟知祥收黔州勝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營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僇部領左右飛棹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梁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却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接應兵士到却欲歸復本州其朱僇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梁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趨下水約百餘里至鄧都壩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

三下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
管度使別携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竊以大舉舟
師遠征峽路旗鼓纔聞其下瀨雲檣尋指于上游連降
郡城繼收營監勢且捷於破竹聲有類于燕蓬今則更
閱捷書屢聞勝策况寧江輝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
合爲饋運之衢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弃城而竄遁
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旣多收鎧甲而亦
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 二年正
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
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
珂聞唐軍敗東歸乃弃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
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趙季良
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
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旣旋

所在守將又皆弃城走

蜀鑑孟知祥增置營兵知祥陰有

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于牙城內外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以趙季良爲三州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園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爲三川都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荆南以趙季良爲西川副使從孟知祥之請也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天成三年孟知祥置三場于漢州權鹽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毛重威將三千人

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
不許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
之長興元年孟知祥割雲安鹽監隸西川知祥累表請
割雲安等十三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許之長
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知祥以李仁罕爲峽路
招討使將水軍東畧地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弃
鎮自均房逃歸又郭崇韜誅李紹琛反于蜀魏王繼岌
使工部尚書任圜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蜀中羣盜
猶未息知祥擇廉吏治州縣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
分討羣盜悉誅之天成三年遣李仁矩如兩川詔令西
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
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
夏魯奇爲武信節度使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爲節度
使安重誨之謀也又詔緡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洛又
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
璋孟知祥大懼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爲婚姻謀併
力以拒朝廷長興元年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
拒命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
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爲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
川聞朝廷于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諭

之璋表武虔裕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又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于劔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謀於趙季良請以東川遂州侯宏實會璋攻閬州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舉兵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瑭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副之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文通出戰文通以其衆降于仁罕董璋攻利州不克知祥聞之曰北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奔劔閣非計也漫天寨名在利州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夔州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趣黔涪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石敬瑭襲劔門克之王宏贇等破劔州退保劔門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宏贇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宏贇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孟知祥遣李肇據劔州趙廷隱自遂州

將兵會屯劔州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知祥
聞劔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兵五千
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爲也又
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又遣李筠將
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
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錐屯來蘇村聞劔
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率
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
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
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于官軍營後錐帥餘衆操
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
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贇等克劔門徑
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
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
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
進吾事濟矣木馬寨距劔州十里來蘇近劔門小路也
劔門南清疆店與大路合王宏贇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爲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州
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石敬瑭
進屯劔州不利退屯劔門敬瑭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

兵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
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
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
衝河橋李肇以强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
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詔遣
安重誨督征蜀諸軍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
乃累表論奏以爲蜀不可伐明宗頗然之長興二年孟
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石
敬瑭以遂閬旣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
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
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
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敬瑭至利
州李彥琦奔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爲昭
武留後遣兩川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
將吏還諭本鎮

五代史纂誤今按安重誨傳云董璋等反遣石敬瑭
討之西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
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
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重

誨行至三泉被召還又朱宏昭傳云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重誨至鳳翔宏昭迎謁禮甚恭宏昭卽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遂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得罪由是言之則是非敬瑭軍旣旋而重誨亦以被讒而後重誨請行也世家之說誤矣

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蜀鑑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果州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尙何謝爲由是復爲怨敵孟知祥

遣李肇守利州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于孟知祥欲以
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劍州與李肇同
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
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
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
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
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于
日中何不速戰璋卽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
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五代史補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
之來也以爲送死諸將兩端李昊爲知祥判官深憂之
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
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昊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
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昊曰其董字艸

下施重今大王去草書重是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
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九國志張公鐸太原樂
平人父頊唐儀州兵馬使公鐸身長七尺倜儻有節義
好文史之學知祥爲北京留守錄爲親從及出鎮成都
補爲牙校從高敬柔迎公主于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
兵馬使董璋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成都公鐸率
諸軍從知祥並戰於雞蹤橋我師不利公鐸率所部兵
力戰直衝其腹璋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
奉聖控鶴都指揮使知祥病公鐸與趙季良趙廷隱李
肇等同受遺命輔政昶襲位授保寧軍節度使爲政嚴
猛寮吏畏憚時承前蜀之弊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鐸
量其所犯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任六年民被其惠先
是蜀邑連歲多逋租公鐸詰其由乃豪民猾胥乾沒賦
稅時令佐已有受代者公鐸悉勒止之令盡徵其租而
後解由是不數月徵錢糧數萬貫斛時論以爲嚴而不
殘遷寧江軍節度使公鐸馭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
禁寧謐初染心疾昶憂之爲玉局洞開靈寶走過驚鴈
壇親署青詞以醮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二

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

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

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

東川五代史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二年以遂

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蜀檣机孟知祥擊東川全

有蜀地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董璋會諸將謀

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繆南萬里成都

爲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

三千人詣漢州誦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與戰于赤水

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

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

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入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陣

于鎮北遲明廷隱陣于雞蹤橋璋望西川兵勝退陣于

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

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

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毛重威

李敬瑄守雞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

後陣張公鐸率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

擒其親兵八十餘人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
 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武侯津趙延隱追至
 赤水赤水在漢州東彌牟鎮有武侯入陣圖雞蹤橋在
 彌牟鎮武侯津在彌濠水李膺益州記云昔有人姓侯
 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富俗人呼爲五侯水董
 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於知祥知祥入梓州遂定東
 川鑑誠錄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爲
 睦隣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間王帛交馳縱有是
 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
 其機宜董與趙有寄托之知懷魏都之舊及節副詐陳
 衷素董公盡罄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
 度董公作畧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爲人豺狼之聲
 狗鼠之行率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
 兵好勝不達天時余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
 率徵暴斂事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
 坐喜立憤兵有鬥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弊民惠
 奸有窺四海之心終作西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語下
 失機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
 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

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興狂孽直犯漢州是時高祖親統全師合戰于雞蹤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瑱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匹斬首一萬獲其九城梓帥與其子光嗣拍膺而奔欲堅故壘爲將王暉斬首級遂定方隅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卽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五月東川董璋爲孟知祥所殺樞密使范延光等奏曰荆南所奏兩川事宜雖未有興元奏報此事的不憑虛臣等料孟知祥若兼有兩川雖除心

腹之患然其軍衆皆吾將士寧不思歸知祥縱若專制
劍南仍憂此輩謀變料其籌算必欲外恃朝廷形勢以
制諸軍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撫彼亦無由革面帝曰
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謀致茲阻隔撫吾故人何屈
意之有卽令供奉官李瓌使西川賜知祥詔曰省洋州
及興元奏探聞得董璋把截劍門關路不通利州與西
川往來兼稱董璋自領徒黨侵逼西川管界西川已出
兵士禦備其利州人情不安未知兩川的實者耗等事
朕聞天惟福善神必禍淫元鑒昭然冥符定矣故積功
累仁者無所不濟窮兵黷武者未或不亡是以齊國尊
周終全霸業吳王伐越自取喪亡畧驗古今足分成敗
卿時推問傑世仰全才知治亂于未萌測安危于未兆
首參締構再復宗祧英謀迥掩于耿吳茂業遐超于申
甫論功爲最錫壤居先自居守于北門往鎮臨於西蜀
安民有術撫衆多恩方靜治于龜城期永扶于鳳閣董
璋比膺朝寄薦領戎旂曾無犬馬之勞但縱豺狼之性
頃歲潛懷逆節密設奸機志欲兼并懇謀問謀始奏卿
之得失知朕不容後說朝廷之短長圖卿相信只憑詭
詐便欲侵吞欲西犯于蜀川遂東窺于閬郡不煩覲縷
可驗包藏亂常之罪惡旣彰伐叛之刑書難赦朕乃瞻

求良帥殄滅兇渠此際尋委卿兼都東川行營供饋應
接使方倚仗于戚藩俄阻艱于寇境路岐雖隔情好如
初中間令進奏官蘇愿及進奉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
還令傳詔旨想其到彼備達予懷卿料敵多方折衝有
備雖深嫉惡猶示睦隣尚抑驍雄觀其釁隙而董璋果
然顛蹶盡露奸邪初控扼于劍門遠侵騷於錦里爲臣
若此滅族非遙卿可嚴誠師徒妙抒籌畫按茲良便速
殄元兇朕亦尋遣軍前徑臨境上爲卿犄角扼賊咽喉
佇掃蕩于氛霾復流通於信使當覃異渥式獎殊功卿
宜慎固遠圖秉扶大節保君臣之重義成家世之美名
况卿骨肉至多邱園在此自來存問並得安全可表朕
之倚卿所冀卿之爲朕佇觀英斷定集大勲豈惟只委
于節旄長居貴盛兼俟別頒于綸綍更廣封崇妍醜自
分始終可鑒其爲眷注無忘寐興今遣卿外甥李瓌齎
詔慰諭想當知悉 鑑誠錄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
騎以入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小間交兵
已勅軍前俾其犄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具章奏備
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奏
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爲隣從初不睦常
厚誣于表疏每深間於朝廷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及審

聖德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擊驍雄誅殛奸宄尋
尋陛下翠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克之不武用是
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多年且參商而終日其
後設臣安重誨特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
震中之無畏臣料聖君之意必推亡以固存其如倖臣
之言恐衆怒而難犯是與董璋愛以暫合和而不同雖
王帛之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儻敢
飛颺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
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
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摠領三萬人騎發
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于
彌牟鎮北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兇其董璋至
午時敢領妖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奮
鼓旗一擊而魚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
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瑱衙內副都
指揮使董光演及以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員奪下甲
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逸漏之徒
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
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弃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
亂轍以感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慙顏更厚臣幸

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已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巢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將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于四日之間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隣穢臣方以自違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于羽插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遙降使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奸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昭合方畧顯應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曰唇齒論交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

古揚

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

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

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

徐光溥請行墨制疏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

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制取威定伯固得其宜矣而况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幄帷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寄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泰山之安顧惟冗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焉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尤須具舉歷觀往典備攷前規或王命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問于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欵鄧禹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問事俱非已實欲安人昨隣近諸藩間諜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况我公恒修貢職不虧楚子之茅遽搆讒邪竟擲會參之杼以至兩川歆血合從連衝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狡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敘進方屬路途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于雲霄三蜀久慙于雨雪將期勸善卽在報功疇庸合議于策勲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所冀設爵待功免授踰時之賞允協稱議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霸之宜

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
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
爲之發哀遣閭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
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
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劔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
遣工部尙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

冊府元龜九月
乙未供奉官李

瓌自西川使迴進呈西川節度孟知祥表三封并信物
先賜金盤蓋注子鈔羅孟子等又奏福慶長公主以今
年正月十二日薨兩川因瓌而通也瓌太祖弟忻州刺
史克寧子也克寧事見莊宗實錄克寧妻孟氏知祥之
妹克寧旣誅歸孟氏時從知祥在蜀朝廷旣聞知祥殺
董璋收復東川無人通信乃令李瓌省母因齎詔慰諭

環具陳朝廷相厚之意知祥復稱藩如初自此驕倨不法矣甲辰先遣供奉官陳延矩往遂合等州值董璋叛隔在西川至是延矩李環同來齎到孟知祥表三道一謝昭雪一請酬獎破董璋立功將較趙季良等五入乞加節鉞一部內刺史令錄官員乞許行墨制乙巳遣閭門使劉政恩充西川宣諭使與知祥詔曰省所奏東川董璋爰自爲隣從初不睦嘗厚誣于疏表每深間於朝廷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忽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士至五月一日驟入漢州尋差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武信軍節度留後李仁罕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衙內都指揮使兼知昭武軍留後李肇等各于界分警備又令副使權知武泰軍節度留後趙季良在府巡守其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保寧軍節度留後趙延隱先次部領兵士三萬人出次新都卿自統領衛隊二萬人騎繼進至三日交戰殺敗董璋斬首萬餘級執八千人擒賊將較八千餘員甲馬七百匹收衣甲器械十萬事其董璋與男光嗣四日已時走入東川前陵州刺史王暉斬璋父子首級來獻軍門尋收下東川城又奏今夏方議賞功其文武將吏等衆意難違已取六月十一日權兼東川指揮公事俱悉

朕以董璋位列山河名兼將相全昧輸忠事主以禮睦隣輒恣兇狂擬謀吞噬謂卿則妄呈章奏誑朕則欲竊兵權奸計未成賊機尋露既無間于構惑惟有志以攻侵卿雖認包藏久從含忍但務戢兵而靜治只期應敵以禦衝侯落穀中卽加剪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蟻聚蜂屯鴟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及卿密運戎機大張軍勢劒戟川排而亘野旌旗雲布以蔽天鵲鶴纔交豺狼已殄弃甲者追擒旣盡投羅者剿戮無遺尋迫元兇遁歸孤壘不暇守陴而慟哭便當傳首以迎降惡蔓頓除禍胎全拔永肅潼江之波浪盡收鄭道之封疆不有賢良誰分憂寄儻非英特孰靜方隅紀功而煥耀旗常載德而輝華簡冊提音初至慶快良深嘉歎之餘旌醕是切况聞衆懇已請兼權實契朕懷卽加真命其爲瞻矚無忘寐興其立功將較權兼留務李仁罕張知鄴李肇趙季良已下咸著忠良亦須正授續行渥澤相次獎勵想宜知悉又詔曰朕猥以眇躬續承丕構賴忠良之共理冀寰宇之永康矧念元勲早聯懿戚永保君臣之分足論終始之心卿出應貞期生符間氣洞曉圯橋之兵畧元通渭水之戎韜重整漢儀首

參大計再隆周道迨立殊功實有令名載于良史是膺
朝獎繼領藩宣外則覃聲教于百蠻內則効忠勤于雙
闕交修職貢備竭臣誠方表率于諸侯永維持于景運
不謂董璋夙懷蠱毒潛貯狼貪擬并吞于仁封詐傾輸
于直節密飛章奏累述事機或敘卿之短長或報卿之
動靜無非門激每欲攻侵朝廷貴要協和久從隱忍表
文俱在事狀甚明及知不納其譏邪乃去反陳于離間
仍于降道頓起釁端只憑誑惑之詞便縱窺覷之暴既
干紀律須舉憲章爰命帥臣共平寇孽此際遂委卿兼
東川行營供饋應接使如斯倚注豈有猜嫌渥澤方行
使車將發旋屬道途之阻塞復當邊境之沸騰由是去
意莫通來音亦絕偶致闕防之多事久聞分野之延災
蓋以朕至德未孚純風未洽每自責躬罪已敢忘旰食
宵衣况卿動稟箴規深懷鑒識從初料其操守豈敢徇
彼狂迷只因屢中巧言偶生疑議遂且徐觀其向背終
圖自別其妍媸其間但務訓兵止期應敵遐思勤王之
力詎移許國之心所以中間先令進奏官蘇愿及進奉
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還式明安慰朕又知董璋果謀
鼠竊轉恣鴟張輒侵岷益之崇封俄越梓潼之末界察
茲詭計究彼初心附皮毛唇齒之歡足明矯妄竊郡邑

金湯之利可驗包藏朕乃尋遣近臣徑齎明詔示其犄
角表此招懷仍許優恩別傳密旨果聞卿意備體余懷
卽決遠圖亟回英斷驅銳旅而旣殲寇黨取危城而方
勦渠魁爰効至忠克全大節盡傾衷素疊貢封章併祛
往日之疑襟細述此時之戎事大朝正朔奉之不淪列
鎮規程守之無易仍厚支其館穀濟隔過之王人載認
恭勤益明尊獎向來外謨得以平持今後協和自然悠
久魚水之情宛在山河之任永居足保勲榮轉期富貴
至于封賞固不食言凡此繁文更宜宣力嘉歎之外注
矚斯深又長興四年二月戊午帝對西川進奉使朱
泚于中興殿因問知祥比日何如對訖百寮稱賀癸亥
制推忠再造致理功臣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百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上柱國清河
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孟知祥可
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西川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百戶賜忠貞佐
無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節度使孟知
國保大功臣四月庚午正衙命使冊西川節度使孟知
祥爲蜀王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二月封東西兩川節

度使孟知祥爲蜀王 唐封孟知祥蜀王冊文朕祗受
天眷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
兆彰善癉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
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王家而盡
節雖旁緣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朝海之波瀾暫
阻氛霾旣定拱辰之光曜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賁
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
永契君臣之遇爰求吉日乃降徽章爾孟知祥五虎佐
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
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術其緯
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
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緊爾鎮守龍城鐵石
深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駸奔來
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
逆節旣辜恩于覆載欲嫁禍于勲賢疊以封章疏其隣
道虔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衷
罄言而誘諭彼旣不回伺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
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
則妙施成算竟出全師輦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
已致墜臍梓州之妖氣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

盱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于信史况復蒲輪
懇欵益驗傾虔叙魯館之夤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
見亮節斯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倘無異數曷報崇庸
由是並築將壇顯陞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啟一字之真
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冊以
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
慚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勲者
厚以獎酬惟敬慎乎始終可延長于富貴勉承兌澤永
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
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
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
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
勲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五代史
纂誤今按盧文紀傳文紀雖嘗爲工部尙書自後左遷
當使蜀時乃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
大常卿耳

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

詔諭不許

冊府元龜十月乙酉朔帝見羣臣于端明殿再遣李瓌奉使劍南初同光末魏王繼岌平

定兩川及班師留兵五千人鎮守自後安重誨僭釀兵
鬻欲圖兩川每除授川中刺史必以兵從小郡不下五
百人以牙隊爲名先是夏魯奇所率兵三千人赴鎮遂
州及董璋先留東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三萬人陷在
蜀州孟知祥豐給厚賜將較與妻孥田宅邀其死力而
趙廷隱李仁罕李肇等皆吾之將較也知祥自補授藩
鎮知祥既敗董璋兼東川亦不遣復以聞洎李瓌往宣
詔旨知祥驕矜自恃乃上章云臣當道先隔留川中兵
士乞發遣家口骨肉來入川今再遣李瓌與知祥詔曰
供奉官陳延矩回覽所奏遂聞黔夔等州自此差來所
屯軍都將士等當府已厚給衣糧盡令優足其指揮都
頭各隨職次悉已安排雖因事以在川固係籍而爲國
但念各有家口骨肉在本管軍營居此者已有生涯在
彼者寧無離戀伏乞勅見在營幕放前件將士家口入
川等事俱無悉切自釁起梓綿災延巴蜀由茲奸賊累我
蓋臣阻渥澤以不通構猜嫌而莫解果招神威自就天
誅卿有勇有謀克忠克孝雖偶遭絳誤而每切推崇率
師徒而繼殄隣兇貢表章而尋輸臣節兼以諸方戍卒
皆厚給于衣糧數道王人亦優加于供侍周勤若是嘉
歎良深并奏人名已係兵籍朕既推誠而待物卿方盡

率以事君卿安卽是朕安在彼何殊在此所謂家眷東
地更乞發遣西行旣覽奏陳固議俞允尋命宣茲表意
探彼與言皆以久抱睽離極思團聚但以舍茲九族就
彼一身雖絲蘿琴瑟之情分飛甚苦而松柏邱園之戀
拋棄尤難又知已有生涯恐虞却相棄擲况聞兩川會
經戰鬥必有殺傷旣難輕議于往來兼恐不知其存沒
切恐主不相見往無所依轉令兩地之困空盡致一家
之沉沒聞茲哀訴又可憫懷其如口數頗多地里極遠
如或正身自來般取卽應此輩不貲憂疑卿可體彼人
情詳茲物理妙加籌度貴叶便宜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祥別表兩川部內將較州縣官員緣地里遙遠一時
奏報不暇乞許臣權行墨制除補訖聞奏與知祥詔曰
據所奏以文武之將寮希尺寸之官賞請卿自稱王爵
權行制書卿以未經先奏於宸聰不欲便加於衆意却
緣熊羆之武旅懷鐵石之壯心或立功勞須加爵賞難
以具排官氏繁奏聖聰敢希顯降明文許行墨制亦自
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後當聞奏免憂
迢遞庶從便宜等事具悉卿等最親最舊不溢不驕爰
自中興夙參佐命厭大權而不處守高節以自全成茲
令名標於信史泊摠茲千乘鎮彼一隅不將富貴爲心

惟以邦家是念盡血誠而推戴竭土產以貢輸每念忠
良正深繫賴忽被董璋之逼迫遽令蜀郡以攜離雖外
合元兇而內全大節文翰每深于恭敬使臣盡厚于接
延兼聞曾興議于東川欲拜章于北關彼既他說此難
獨行察卿此際之誠契朕從初之料今則詔書纔降章
表繼來阻推勸之衆情高辭王爵執變通之獨見遠貢
臣誠去假號而就真封抑異端而全大計非卿不能斷
此意非朕不能悉此心載閱敷陳備詳披瀝自然可久
可大傳子傳孫長爲一面之藩維永作四方之表式其
文武將寮等或武有折衝之術文多經濟之材咸能贊
佐元戎削平大憝功勲顯著酬獎必行所請權行制書
貴從宜便雖隨方設教叶遠蕃衆庶之情而引古證今
異本朝全盛之事切念道途久絕人使纔通在朕方務
于綏懷于卿固無干愛惜緬思盡節必認注心自今以
後劍南諸道應節度使刺史并州縣官軍府文武將吏
等或陞降賢愚或黜陟功過一切委卿逐便選擇差署
施行訖奏朝廷更不除人豈惟叶彼權宜抑亦表吾委
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知祥別表又奏大將軍趙季良
李仁罕趙廷隱張知鄴李肇等五人并有破董璋之大
功臣已權備充五鎮兵馬留後伏乞正授節旄者與知

祥詔曰據所奏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
季良馬步諸軍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
仁罕左廂馬步都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
延隱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
知鄴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李
肇等臣各已簡署列藩委之共領伏乞特頒詔令各降
真恩倘蒙委以節旄則望付臣宣賜仍希眷澤各轉官
階等事俱悉卿前鎮彼遠方迫于近患欲作婉成之計
須爲苟合之容果中含宏自貽誅戮趙季良等體卿忠
孝感卿撫綏或獻謀于帷幄之間或効勇于鼓旗之下
賴茲奮發致彼廓清今則纔翦兇徒尋輸忠節雖知祥
之通變亦季良之贊成况彼皆是重藩並難虛位言念
數子參佐一心不惟功合獎酬兼亦材堪任使但能致
理何爽從權所委留司悉詣朕意應希渥澤並可允俞
但緣卿自建大功未加殊寵卽俟相次便與施行其旌
節官告等更不差使頒宣亦便委卿分付所乞墨制已
從別詔處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便令李瓌押賜晉國
雍順長公主祭贈絹三千疋及賜知祥玉帶等並知祥
下境內教取威定霸乃公侯權變之方舍爵策勲乃皇
王敘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

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倘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稟命于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錢之殊榮自領成都于茲半紀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畧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勲勞豈忘獎答又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冊封彌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幽明許先行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于不均庶有覲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卽皇帝位國號

蜀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蜀檣机長興三年長公主

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於星宿

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岌

小子豈能遠取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健爲白鵲集王局苑白龜游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

蜀構机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爲衛聖諸軍馬步指揮使趙延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

三月唐潞王舉兵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

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

皆以其地附于蜀

五代史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爲太原牙校以武勇聞于流輩武皇莊宗之

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虔釗有將帥才及卽位擢爲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州刺史天成中與諸

將圍王都于中山大敗契丹于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
功授滄州節度使移鎮徐州長興中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兼西而馬步軍都部署及未帝起于鳳翔閔帝詔令
虔釗帥部兵會王師于岐下洎西師俱變虔釗憤惋退
歸興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欵于蜀孟知祥
待之尤厚僞授本鎮節度使俾知祥生獲山南之地由
虔釗之故也孟昶嗣僞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
運末蜀人問契丹入洛令虔釗率衆數萬將寇秦雍俄
聞漢高祖已定中原虔釗無功而退行至興州感憤而
卒凡國志張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
僕射虔釗少以武勇事唐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
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驍果爲前鋒
屢挫賊銳遂陷其城明宗卽位以虔釗有將帥才擢爲
隨駕親軍都指揮使歷遼春二州刺史天成中鎮定節
度王都阻兵連結契丹爲邊患命虔釗爲北面行營兵
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衆虜不敢南下遂圍定州百
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餘衆師還以功遷橫海軍節度
使未幾移鎮山南兼西而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
閔帝卽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心發兵討之
詔虔釗爲犄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于從珂虔釗憤

之乃退歸南鄭率孫漢韶以山南地納款于蜀知祥遇之甚厚委以節鉞昶襲位加中書令厯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爲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卽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畧俄而趙匡贊侯益請昶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會于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協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款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延樞累以雲氣候不利諷于保貞保貞惑之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雞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卒年六十六北夢瑣言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惟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于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

利對曰刺置僦居即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蜀鑑唐
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降遂
有山南洋州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還四月知祥改
利州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元曰明德冊府元龜清泰元年鳳翔進知祥來書稱大
蜀皇帝致書于大唐皇帝且言見迫羣情以

今年四月十二日即帝位帝不答蜀檮杌三月追尊
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為孝景皇帝廟號

世祖考獻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
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為皇后冊夫人

李氏為貴妃御得賢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
門大赦改元明德

虔釗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

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

廟號高祖陵曰和陵五代史應順元年以劍南東兩川

七月卒年六十一蜀檮杌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
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

七月卒年六十一蜀檮杌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
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

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
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眞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旣登九
五千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
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眞人出天下
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僞諡文武聖
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醋
頭手攜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至是
人以爲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
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五國故事知
祥僭號才七月而終清異錄幃宮孟蜀高祖晚年作
以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闔之用爲寢所名畫錄蒲
師訓者蜀人也幼師房從眞畫人物鬼神蕃馬長興年
值孟令公改元興修諸廟師訓畫江瀆廟諸葛廟龍女
廟及先主殂畫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公王車
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莫不周至東都事畧孟昶其
先邢州龍岡人也父知祥尙唐莊宗妹瓊華公主莊宗
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平王衍以知祥爲成都尹充節度
副大使莊宗崩明宗爲送公主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
以李嚴爲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董
璋婚姻謀據劍南旣而明宗誅璋家族遣使諭知祥以

伐蜀出於安重誨重誨既死知祥乃上書謝罪璋疑其貳遂以兵襲知祥璋敗明宗以兩川授知祥封爲蜀王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號蜀改元曰明德于是盡有王氏故地以昶爲崇聖宮使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知祥疾立爲皇太子監國晃公武讀書志蜀高祖實錄三十卷僞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昊相知祥子昶時被命撰起唐咸通甲午終于僞明德元年甲午凡六十一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後蜀世家第四

昶知祥第三子也

五代史昶知祥之第三子也母李氏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

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于太原研北雜

志余平生見黃筌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

每誕辰即畫進也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

又是官家降誕辰野人閒話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

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東都

事略孟昶本名仁贊蜀梓潼人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

母李氏雍順公主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

之賸生昶于太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

知祥僭號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

知祥僭號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

祥病祖監國知祥已卒而祕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

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

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祖

而後發喪

五代史及知祥鎮蜀祖與其母從知祥妻瓊華長主同人于蜀知祥僭號偽冊爲皇太子

知祥卒遂襲其偽位時年十六蜀檮杌天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德元年七

月知祥寢疾以和監國翌日冊爲太子知祥薨於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廷隱兼侍

中大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

改元曰廣政

五代史尙稱明德元年及僞明德四年冬爲詔改明年爲廣政元年是歲卽晉天福

三年也

元廣政蜀檮杌明德二年二月母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

李氏長公主之媵常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

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兔至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閩州大雨雹如鷄子鳥雀皆死暴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閩州神交戰之所致明德

三年三月癸亥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輶輶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耳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辛寅遜諫擊毬疏臣聞諸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

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豈
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
好乎高祖皇帝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爲國傳之陛
下陛下宜親賢俊去王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
端良之士置于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
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
投擄蒯于江况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
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爲外官每聞陛下賞一
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跣躍以爲再覩有唐貞觀之風
也今復聞陛下或采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于釋悶亦
可一兩月時爲之臣慮積習深常不惟勞倦聖體復且
妨于庶務諸司申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
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誠齋雜記僞蜀辛
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又
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五國故事昶
嗣僞位昶尚
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其宮宇
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
昶親選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樞密副使韓
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

保貞切諫昶大悟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
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
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卽位獄吏
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野人閒話蜀主
能文章好博覽有詩才常爲箴戒頒諸司各令刊刻座
隅謂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
安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憤爲規寬猛得
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奉爾祿民
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今州
縣戒碑爾作爾祿民膏民脂云云卽節箴中語墨莊漫錄
東坡作長短句洞僊歌所謂永肌玉骨自清涼無
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
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納涼于摩訶池上
作洞僊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力爲足
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僊

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
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
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
主一詩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
獨窺人欹枕欹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疎星
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
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相似故槩括稍
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
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叙自晦耳然昶年少
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

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

野人閒話偽蜀主當僭位

諸勲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
千梁萬拱具諸奢麗莫之與儔後枕江濱池中有二島
嶼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
藕每至秋夏花開魚躍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
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譚詩論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蓮
一莖上分兩歧開二朶其時謂之太平無事之秋士女

拖香肆豔看者甚衆趙廷隱畫圖以進蜀主數賞其時
歌者詠者不少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歧分三朶蜀主
開筵譙召羣臣賞之是時詞臣已下皆貢
詩當時有好事者圖以繪事至今傳之
奪人良田發

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卽位數月執仁罕殺之

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

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

蜀檇杭明德元年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

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

又三年四月吳越

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

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

原多故大慈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

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

之講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

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

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

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

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

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大元門翌日大赦
改元廣政野人閒話偽蜀建武四五年有百姓譙木
者宛率人也不孝不義鄰里衆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
母母每含忍一日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遙見便罵
母曰我只有汝一人憂汝歸夜汝何反罵我也遂拊膺
大哭且歎且怨木在城巷住此時便出門近城松路上
坐忽大叫一聲脫其衣變爲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
在城上蜀主命趙廷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
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廣政錢譜廣政通寶錢偽蜀孟
亡人變虎地震者再昶明德三年十二月丁亥申嚴錢禁
紀年後蜀史蜀主昶志余案此錢徑九分重三銖銅質
明年改元廣政泉志余案此錢徑九分重三銖銅質
渾厚字八分書蜀檇机廣政元年上巳游大慈寺宴
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二月民
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月
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二年六月地震懼懼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
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震類震此
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
爲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彥洪等謀爲逆延應超

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構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論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壚被訴下獄責于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國昶好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常謂李昉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幾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擢民居者百數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后夫人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暉安情脩容脩媛脩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

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

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

暇日記成都打晚鼓劉仲張

潛夫皆說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于毬場中故鳴鼓

則鬼崇必作自是成例不打鼓蜀檮杌九年八月司

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肅十年八月諸

王宮侍讀劉保父卒父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

施積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媼密令諭之保父曰膏梁

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

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

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是歲漢高祖卽

位改元天福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

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

野人間話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

素之士蓋亦尋藥術神仙之道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

縑縷仙童從後造謁王公於竹葉上書道士王桃枝奉

謁王公從容置酒觀其言論清風颯然甚仰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閒思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偶喚仙童取劍細點階前土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令以盆覆土逡巡盆花已生矣漸隨日長大頗長五尺以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卿以寓目適性此仙家旌節花也王公命食不食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實愛旋出門失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力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蜀檇机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于朝堂廷隱開封人置匱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蜀鑑昶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五代史何建其先回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爲小校建少以謹厚隸于高祖帳下以掌廐

爲役及卽位累典禁軍遙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
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數年之間歷涇鄧
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鎮
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
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
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于契丹乎卽遣使齎表
與其地送欵于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
秦州節度使歲餘移開州保寧軍節度使加僞官至中
書令後卒于蜀九國志何重建其先回紇之別部居
雲朔間祖允慶父懷福從後唐武皇世著勲閔因家于
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爲奉德馬軍都指揮使歷驩睦曹
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
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卽以
重建權節度使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
彰武軍節度使累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皆以廉
儉簡易稱未幾移鎮秦州廣政十年契丹犯中原虜使
齎僞詔至重建不勝其憤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
旄旌節人臣之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伙乃斬其
使以秦成階三州歸欵于我昶遣右千牛衛上將軍李
繼勳馳往慰諭賜予甚厚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

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畧討平之昶
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
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昶不許二十一年
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五代史王瑜其先范陽人也
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爲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雋辯
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
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
車按察大計旣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食貧久
矣室無增貲爲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
五邑令長共歛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卽以書上奏高
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于是二吏
五宰卽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
瑜父欽祚爲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干
重威使奏己爲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爲
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
丹擾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
當屬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
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卽爲計則死
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
趣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爲約以兄事

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為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未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也

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欵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

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通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偽蜀相母昭裔出私財

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王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容齋隨筆蜀本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

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德遠矣玉海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大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事文類聚別集揮塵錄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于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見陶岳五代史切諫以為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

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

通鑑考異實錄

戊辰郭謂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掩襲川賊至大散關殺賊三千餘其餘棄甲而遁

而思謙恥于

無功多殺士卒以威眾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

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啟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

也藻方侍側因併擒藻斬之

通鑑考異十國紀年蜀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

以軍食匱竭自摸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九國志安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
爲軍校昶襲位頗見親信歷簡印彭三州刺史奉鑾控
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未之任改左匡聖
馬步軍都指揮使山南節度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
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畧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
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
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
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貴等分兵走摸壁
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晨壓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
兵爭出戰貴僞遁漢兵逐之爲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
思謙次渭水將行軍濟會羅喉保義軍與東相應掩我
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
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
崇又來告急昶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
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
取資近者契丹以數十萬衆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揣
思謙此意必不爲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
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
軍次大散關申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箭筈寨毀閣

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摸壁時保貞之師
兵千人漢兵退屯寶雞城思謙駐軍摸壁時保貞之師
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兵陷鳳翔景崇
死乃班師上表待罪昶釋不問召歸移鎮閬州仍留宿
衛思謙以受任無狀爲物議所薄頗不自安昶旣誅張
業宮禁門衛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已頗惡之言多悖
慢三子展嗣裔恃父權恣橫國人畏之會翰林王藻乘
間奏思謙出怨言將圖不軌昶懼翌日俟其入朝伏壯
士擊殺之并其三子廣政十七年也野人閒話僞蜀
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
句詩守範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
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
云樹老中庭寂心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
時松栢下聯續百千燈因記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
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却後
五年首領俱碎泊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逐之
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卽欲到來衆以爲
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
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
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

說一無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晁公武讀書記蜀桂堂編事二

十卷偽蜀楊九齡撰雜記孟氏廣政中舉試事載詩賦策題及知舉登科人姓名且云科舉始于隋開皇前陋

者謂唐太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宗時非也

子元詰秦王判六軍事次子元珪襄王弟仁毅夔王仁

贊雅王仁裕嘉王五代史偽廣政十三年偽上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蜀檣杌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舫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

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始未及此兵部尚書王

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上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

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十三年九月

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芋俱

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絃
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
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
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
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
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
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謚名錄風月主人
蜀歐陽彬也蜀檣杙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
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
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
故制此曲張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
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瘁而卒
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
對也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
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於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
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
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
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
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
趙廷隱別墅爲崇勲園幅幘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

倭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
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鎮塞龍處
鐵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
擢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
灌口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十六年三
月地震五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
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偁九隴人
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鬪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
冒姓張有道士謂日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
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
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
知祥以爲蒙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
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
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
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贛堯爲布衣交家
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自
陽城至相見甚懼聞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
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席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鵝鴈集瑞
鼎門觀者以爲不祥十七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
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州昶以韓繼勲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勲
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
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
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九
志高彥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
原召爲軍校從入成都授親衛指揮使昶襲位遷茂州
刺史廣政十年秦州何重建以城降以彥儔領雄武軍
節度使領衆守其城未幾召歸領右衛聖馬步軍都指
揮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彥儔爲北路行營招討使
與李廷珪呂彥琦率兵赴援與周師遇于唐倉大戰我
師敗績彥儔退保青泥嶺周師遂克階成秦鳳等州彥
儔歸成都昶釋不問改寧江軍節度使二十七年王師
來伐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
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
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將何待也乃獨領麾下千餘人以
出時王師頓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

我師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儔整衆將出拒戰王師已
乘而入彦儔力戰于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
去彦儔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彦儔單騎歸
蜀彦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
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彦儔曰老幼百口俱
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卽解符
印授濟曰君自爲計俄而王師壞門彦儔挺劍拒之殺
十餘人於是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乂憐其忠
蓋收其骨李廷珪九國志李廷珪太原人幼慧黠七歲
以葬焉隸知祥帳下爲給使從入蜀爲牙軍
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征東川廷珪
權領親軍以從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蜀二州昶
襲位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興元節度使歷雅遂聞
三鎮加兼侍中廣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爲北
路行營都統高彦儔呂彥珂爲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
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于白澗將腹背以
攻周師又遣柒院使王繼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師
敗走王繼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彦儔
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于周
矣廷珪上表請罪昶釋不問明年來朝遷左右衛聖諸

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令衛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
定軍節度使呂彥珂爲之使并隸于延珪二十八年王
師拔劔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詰統兵以拒王師
至縣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敗元詰懼退保東川
翌日奔歸成都所過盡焚其儲蓄及王師入成都行營
都監王仁瞻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歸罪于延珪廷珪問
計于部將康延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
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求于姻戚家得
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出堂倉以拒
瞻繇是獲免歸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

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于是秦成偕鳳復入于周蜀鑑

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土宇塵汙華岷論蜀者羞
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爲定蜀地知祥之據
蜀也突世而後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
矣及其亡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劔閣如涉無人之境
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爲險也故曰固
國不以山谿之險夫士之賢於長昶懼分遣使者聘于
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老學庵筆記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湮面而斧形號破柴都

九國志

趙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

兵馬使及廷隱卒昶以崇韜領衛聖諸軍使以襲父任

廣政二年周師復至境上昶以崇韜與控鶴指揮使袁

可鈞同爲北面招討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

惶其額爲斧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爲崇韜所破

至歸安而退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廷珪等率

兵拒之遇王師于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

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猶猶手擊殺數人爲王師所擒

通鑑考異十國紀年昶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

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卽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

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鑑

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拔鳳州中塗聞黃花之敗

奔秦州趙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玘卽

以城歸周蜀鑑周世宗伐蜀取四州周世宗顯德二

年詔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王景拔黃牛寨蜀將趙

季札遁歸蜀主昶斬之世宗常憤中國日盛有削平天

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

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以文武才畧自任

使還請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趣秦州王景拔
黃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單騎馳還
成都蜀主怒斬之黃牛寨在鳳州東州去興趙原四十
里原去寨十五里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蜀師皆潰取
秦階成州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
命我太祖遣先鋒都指揮使還言秦鳳可取之道帝從之蜀
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搃馬嶺寨又遣奇兵出
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
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谷
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繼將兵出唐倉
與建雄戰于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繼及
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倚等退
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斜
谷援兵皆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馬嶺寨在鳳州
之西去州二十五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鎮及黃花谷
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榆山南流逕唐倉
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
魏將唐倉于此柵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柵廢黃花縣
在今鳳州梁泉縣王景克鳳州取之王景等圍鳳州韓
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

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
赦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
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固鎮屬鳳州蜀檣柅十九年
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田淳陳兵
事疏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爲政
不平重集組奪女紅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
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
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
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搖動莫測其故家
構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動興師
須明利害况闕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
卽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
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爲防邊乎爲赴敵
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
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
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
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國廩至于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
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關恐
未十全况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
假使柴師由于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倘入隘途如

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
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
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稱銳不折一戟不
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爲
上計符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
合天機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
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
蜀檇杭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
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
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蜀後主致周世宗書
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周皇帝問下竊念自
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
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泊審晉
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前時
秦成階鳳實爲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經自并汾來都
汴浚間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
應天順人繼統卽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
傷嘉運之難諧適歎新歡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睿德
遠舉全師土疆尋隸于大朝將卒亦拘于貴國幸蒙皇

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于糧賜則在彼無殊于此敝都寧比于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罪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謹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皇帝迥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沿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官僚之迴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幾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于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以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于後時報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權儻蒙惠以嘉音卽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鑒垂念不宣蜀檇杭二

十年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

笋以療母疾也

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

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元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

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

事文類聚外史檇杌徐光溥為相喜論時事大為李

昊所疾光溥後不言無聚議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

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元寶

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五代史纂誤今按唐肅王名詳非評字也此蓋李昊以犯知祥

嫌名故易之為評耳今史記不明述其因而註者又不解之讀者何從而知也蜀檇杌十三年五月昶第三

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殷為夔王仁資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元詰為秦王判六軍

諸衛事元珪為褒王元寶幼而奇異既戲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州大都督又二

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又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二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義祖皇帝建隆元年也二

十五年立秦王元喆為皇太子

續通鑑長編蜀主以秦王元喆為皇太子令起

居前導者皆呼殿下

得斥言皇太子宰相成都李

吳疏其不可乃止蜀禱机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為太子元喆字遵聖昶長子歸朝授秦寧節度知貝州封

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于十九年弟元珪入朝為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

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

獨醒雜志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

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清異錄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

以紅麴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使如紙薄乃進注之酒骨糟也又蜀孟昶月旦必素飭性喜著藥左

右因呼薯藥為月一盤又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一夜與花藥夫人登樓望月悞墮其

扇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又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花纓金于

花上曰獨立仙歲華祀麗譜蜀主孟昶時問放燈然率無定日野人閒話蜀後主承高祖纂業性多明敏

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以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城內
人生三十歲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
花院者遊錦浦者歌樂歌天珠翠填咽貴門公子華軒
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
果名花其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後蜀主知數運
有歸卽納欵識者聞之嘉嘆蜀主能文章嘗爲箴誠諸
子各令刊刻于至于溺器皆以七寶裝之續通鑑長編
坐上遺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僞蜀圖書法物乙亥
逢吉還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
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自奉
如此欲無亡得乎三朝聖政錄太祖平蜀閱孟昶宮
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
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

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
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
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

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

昶續通鑑長編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通奏昶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

密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好并門令

其發兵南下我卽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

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

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與州軍校趙彥韜及楊鐸等以

蠟彈帛書間行遣北漢主言已於褒漢增兵約北漢濟

河同舉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穆昭嗣者初

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爲翰林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

里昭嗣曰荆南卽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

水陸皆可趨蜀上大悅後數日上得彥韜所獻書覽之

笑曰我西討有名矣乃并赦遇鐸使指陳山川形勢成

守處所道里遠近盡以爲圖九月甲戌命忠武節度使

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瞻爲

都監寧江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爲歸州

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爲都監合步騎

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均州刺

史大名曹翰爲西南面轉運使上以西川將校多北人
賜詔諭之轉禍爲福有能卿導大軍供餽兵食率衆歸
順舉城來降者當議優賞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
畧吏民開張墳墓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八作
使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帳
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賜金
玉帶衣服鞍馬戎器有差上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
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
定也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
固不可到在地即到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久之又
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
給戰士我所欲得者其土地耳蜀檣机二十五分
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
之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
飛鳥六畜皆死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太
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
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
領兵來討石林燕語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偽諸國
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于右掖門之前
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旣俘卽

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畧與昶等
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
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觀卽以賜俶二居壯麗制
度畧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煜居後爲尙
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昶遣王昭遠趙
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誣
爲童子知祥嘗飯僧于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誣以入知
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卽命昭遠給事左右而
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
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
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
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

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元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元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劔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元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

續通鑑長

編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爲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趙崇韜爲都監山南節度使韓保正

爲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爲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
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爲朕立功蜀
柸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十二月
師至興州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十二月
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胄而逃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
帛募兵令元詰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
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爲小沙彌
知祥飯僧見其惠點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
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汝州見古墓有屍
如生誌云大中年汝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
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爲太乙真人侍者
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
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
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九國志王昭遠成都
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知誣爲童子知祥入蜀飯
僧于府署昭遠持巾履從知誣得入時昶方就學見昭
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爲捲簾使遷諸司使
會樞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事
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
節度使判官張廷偉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

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人致書通好
并州令其發兵南下我卽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
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關右之地則君之功無有出其
右者昭遠然之乃言于昶遣人間行齎蠟書以往太原
爲疆吏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貞趙崇韜
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奸讀兵書頗以將畧自任始發
成都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離面惡少取中原如
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離面惡少取中原如
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
已破劔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于漢源趙崇韜布陣
將戰昭遠遽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
川爲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野人間話蜀人王昭遠戊午歲爲巡邊制置使及文州
遇軍人喧聚問之言舊冢內有尸不壞或以磚石投之
其聲鏗然昭遠往見其形質儼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
版云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侯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
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遠致祭復令掩閉之於
墓側刻石以銘之續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十二月蜀
主命官磨勘四鎮十六州逋稅自廣政十五年至二十
年別行追督龍游令成都田淳上疏諫其畧曰今甲子

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更如采厚歛之末議
必亂經國之大倫此犯天意者一也太一所行將離分
野初來爲福末去爲譴轉災作福是宜早圖若更倍賦
加租則將有不測之禍此犯天意者二也四海財貨盡
屬至尊散在民間積爲資產或有科索誰敢抵拒陛下
何不舍其小蓄以成大有乎此損君道者一也夫百姓
六軍之主也百姓足則軍莫不足百姓不足軍孰與足
務奪百姓耑瞻六軍此其損君道者二也蜀主不能用
淳彞謂所親曰我觀僭僞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黃
服改前驅爲警蹕改僚佐爲卿相改妻妾爲妃后何如
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聞者皆爲之恐淳論議
自若或謂淳曰如君之才固堪重寄宜稍低抑便至金
鑾玉堂淳曰我安能附狗鼠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
哉蓋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
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
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

續通鑑長編十
二月劉光義等

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
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
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眾初蜀於夔州
鑲江爲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
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沂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
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
也光義等未至鑲江三十里許捨舟前達浮梁復引舟
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力
戰不勝縱火自焚東都事畧周世宗旣取秦鳳昶懼
致書世宗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亢禮不答昶不自安
乃於劍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禁鐵爲錢凡境內
爲鐵器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元喆爲皇太
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其母
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
人皆畏伏樂爲之用昭遠出于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
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爾父故人
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宋興昶懼
潛結太原劉承鈞爲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諜者孫
遇問道齎蠟彈書爲朝廷所獲太祖得之喜曰吾用師
有名矣卽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瞻劉光毅曹彬等分

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儔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爾卽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始昶母謂昶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蜀擣机二十八
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于左右老將石頽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俟之昶嘆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續通鑑長編王全斌以蜀斷棧道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人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人難以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

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王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王申晦王全斌等人利州獲軍糧人十餘萬斛乾德三年春正月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元喆爲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繡綱其杠以錦將發而雨元喆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雨止復施之則皆倒懸杠上元喆又犴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敵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何韜曰得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王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

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通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畱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亦爲追騎所獲太子元詰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知劍門已破太子元詰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爲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将石奉顯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蔽之蜀主歎曰我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我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効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已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庚辰詔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

之遣先鋒成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驛八奏又遣康延澤百騎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畱三日乃還欽祚汝陰人也初劉光毅等攻夔州萬施開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陳愈亦降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上聞之喜曰我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贊奉表求哀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爲請上優詔答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使皆安頓如故孟昶降表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哀鳴伏念臣生自并門長于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德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皇帝明光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凝旒玉殿之始缺以小事大之儀泊告類圜丘以來稽執玉持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阻隔徵猷已懋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畧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



滑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粗效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齡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歸欵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全而為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軌正朔奉于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孟昶遺弟仁贊詣闕表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為人心之擁迫先臣卽世臣方卅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貢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辱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宜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齋前表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于軍門至于老母諸孫延餘喘于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于數年所望全軀于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

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謹遣親弟仁贄奉表
待罪又上宰相狀竊念頃自北京卽隨先子泊臨西
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自
皇帝位登宸極禮盛郊禋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
逆障險稍易歲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罰有征無戰
詎可抗威葉甲倒戈尋皆効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
希者存濟活于蒼生報効勞于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
親固于生平無所覬望許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
垂衣佇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協
贊萬幾懷柔八表迺敷恩信并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
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
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感銘陳詞罔盡
遐瞻德宇但瀝虔誠宋答詔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
土始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加兵至于臨戎蓋非
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覲之
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旂所指
逆壘自平朕嘗終宵撫然北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
鋒務宣極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家屬而
請命拜表疏以祈恩托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
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于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于

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東都事略三年全斌之師
次魏城昶上表請降太祖賜詔慰安之初王師將入境
昶遣其子元喆爲元帥守劍門自成都携妓樂嬉戲而
行聞劍門已破遂遁歸昶又命王昭遠趙崇韜總兵拒
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鐵如意指
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韜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
遽爲追兵所執其他悉爲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
兩川平蜀壽杞是月劍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
右老將石贊曰此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
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
年無一人爲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遣
通奏使伊審微齎表詣魏城乞降全斌至昇仙橋昶備
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贊承制釋罪蜀鑑王全斌等
至成都縱部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
具國史茲不著野人閒話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
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有十尺火龍
騰躍而出浩浩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燦然大
風吼天草木皆拔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翌日有一人
披髮衣青布袴奔走于街巷中高聲唱言有神人使作
無爺無母救你流汗流面困乏喘氣而口不甞停兩日

亦不知所在復有鵲鵲鳴于庭射之不中時故老見之
曰此鳥主少主歸命延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興替乎
皆秘而不奏未幾大軍入界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
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帶高冠子皆謂之朝天
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皆朝于已及歸降之
後崎嶇川陸至于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老學庵
筆記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
圖其狀于聖壽寺門樓之中夾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
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茅亭客話偽蜀廣
政末成都人唐李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
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
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頻
曠蕩之恩救其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卽知
識者之言諒有証矣又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
賊所驅于邵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輦聲及南
門火起乃天兵至都也延祚因上樹匿于穠葉間見天
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于積屍中卧至中宵聞
傳呼頗煩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
形但聞案牘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
唱及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

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蜀檣杌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尤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非工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符合如此又二十三年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爲不祥又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輜軒雜錄昶未亡時蜀人質錢取息者每將徙居必榜其門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應也洛中紀異錄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召者趙也贖者蜀也孟昶卽宋之臣也卽知天命皇家之平盪暴亂固有日矣茅亭客話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勲府爲理政所先是蜀主

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
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勲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
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
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則國之替
興固前定矣洛中紀異錄孟蜀于宮城府近側置一
策勲府時昶之子詰常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
降餘慶聖祚長春詰拜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
叅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于公私至
策勲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或觀桃符
字乃曰吾不得不至于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
家之命呂公之蜀也聖祚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
皇運未可測也野人間話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
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卽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
廣其殿宇因畫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
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
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
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
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元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
雨卽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神也逾年國
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能改齋漫錄古今詩話云

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
劍州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常苦熱詩
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
我來伐也然予嘗考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
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
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
為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素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
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
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
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
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為道友關中獨自占詩家譏
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玉壺清話太祖采聽
明遠每邊間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曰劍
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
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耳上曰此蜀民思
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齒寒之懼而
討之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
者孫遇齎蠟九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
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
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

圖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
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
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
自南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
貪贖貨財弛縱兵律爲所訴反欲自斃太祖笑謂仁贍
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贍
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戒畏慎但有曹彬一人
耳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北
宋編年初上以亡蜀故相歐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
率無檢束雅善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溫叟叩殿門
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
頃聞孟昶君臣溺于聲樂炯至宰相尙習此技故爲我
擒所以召炯驗之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鑒戒之微旨
自是亦不復召炯矣蜀道論曰唐末五代宇縣分裂
歷七姓十二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
而爲四僭竊蜂起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
平僭偽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
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繼下
江南俘李煜而車書混一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
肌洽髓中興以來虎臣宿將極力捍禦如手足之衛頭

目民之戴宋有死無二三百年猶一日也夫以藝祖之
宵旰以圖蜀其艱且勤也已如此蜀在今日爲上流之
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氣猶懼不及况輕視而淺謀乎
念祖宗有蜀之勤而顧今日保蜀之不易則昔人之得
失可不爲永鑒歟五代史補孟知祥之入蜀也視其
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泊抵成都值晚且憊于郊外有推
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布袋盛之知祥問曰汝力能勝
幾袋推者曰極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後果兩代而亡
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
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
笑蜀檣杌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
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
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
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
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續通鑑長編乾德元年五月蜀宰相李昊言于蜀主
曰臣觀宋氏起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
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將發使

樞密院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德瑯等率兵屯
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櫓手增置水軍蜀檣
杙率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
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
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又蜀王衍及昶降
表皆昊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
家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昶封孟
公詔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拒象岷山直井
絡之墟屬中原多故遠服未賓遂割裂于山河競僭竊
于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
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
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要荒山澤之君咸修職貢一昨援
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徯來
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先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而
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
此綏懷思于效順盡率郡吏降于軍門抗手䟽以陳誠
伏天閭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瑕垢疵度越彛章升
于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翦鶉首之典區爲之
食邑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瑄惟列

莒公之號率從異數式給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

使俸祿餘官

七日而卒

孟昶遺表臣聞大數有限萬化

除拜有差 愚而不免將啓手以歸土再瀝懇而聞天伏念臣謬承
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
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
老母下念民生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皇帝納
汗道廣來遠恩寬遐頌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
遠辭錦里獲觀瑤墀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驛騎長
自盈門仍賜官勲方圖朝謝不謂偶縈疾疹遽覺沉微
乃蒙陛下軫睿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薦至比冀稍聞瘳
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卽歸幽壤絕拜章於雙闕
一息雖存命易簣于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長興鳳
歷永霸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 追贈楚王
臣之老母臣之遺孤仰荷聖恩夫復何憂 宋贈孟昶尚書令楚王冊文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秦國公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勲伐繼絕
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躬寧兼二者國家
秉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于勲華體深仁于湯禹既

定壹關之亂復翦淮甸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
人君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
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昬襲乃堂
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
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
良切慮懷舟車欣至止之初即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
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
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
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
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
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
仁贊持節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
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賀超爨制始
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
五萬諡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
曰恭孝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

鈞尙在太祖大喜曰侯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

五代

史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昶舉族赴闕賜甲第于京師迨其臣下賜資甚厚尋冊封楚王是歲秋卒于東京時年四十七事具皇家日歷自祥同光三年丙戌歲入蜀父子相繼凡四十年而亡蜀禱杌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三江至眉州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續通鑑長編乾德二年上遣使以御府供帳逐孟昶于江陵且命有司爲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乙酉昶至近郊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贊子元喆元珪宰相李昊等三十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上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等于大明殿賜物有差六月甲辰以孟昶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庚戌孟昶卒

上為輟五日朝贈尚書令進封楚王諡恭孝贈布帛千
疋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上數命肩輿入
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使妾安往 upper 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僕
或歸身井里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
侯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資賜及昶卒李氏不哭
舉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偷生至今日我所以忍死
者為汝在也今汝既死我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
東都事略昶乃與其官屬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太祖
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
公七日而卒冊封楚王諡曰孝恭自知祥割據至昶失
國凡三十二年初昶母李氏隨至京師太祖呼為國母
謂曰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太原僕得歸老妾之願也
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侯吾平劉承鈞當如母願及昶卒
李氏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
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為因不食
而卒太祖聞而哀之蜀檇杭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
闕自眉陽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
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

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歷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才辯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衄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為因不食亦卒王壺清話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自資表詣王全斌請降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之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于庭有司始候昶至關令銜壁獻俘于太廟一皆罷之車駕親勞于郊近止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含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日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為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與肩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衷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妾還并州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其言識大

喜曰侯平到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
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軀于真主
又不能死社稷是誰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今
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五國故事
昶之母后卽後唐積慶公主之從姊也頗務慈儉而昶
亦能稟之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王氏近觀王衍禍
福之道蓋相萬焉能改齋漫錄王師下蜀時護送孟
昶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絕至京師猶然詩人李度作
平蜀詩畧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青娥女雕
鞍白面郎疊疊輜重遠杳杳路岐長又僞蜀主孟昶
時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
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矣王
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塗中作詞自解曰初離
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
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鐵圍山叢談花蕊夫人蜀
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如者大徐如生王衍而小徐妃其
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燕游淫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
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
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

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
 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進毒屢爲
 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數數諫昌陵而未果去一日兄
 弟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
 擬射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譌不
 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江行雜錄王
 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記
 纔二十八首盡筆于此庶真贋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
 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
 會真廣殿繞宮牆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玉階橫水岸
 御鑪香氣撲龍牀龍池九曲雨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
 長似江南好風景漁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
 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窻海日紅
 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
 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苑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
 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
 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祇候處滿隄紅艷立春風
 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膳
 隔花誰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涉霞
 艸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牆

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
離宮別苑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
盡將麝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劇青苔
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波毀背倚城牆面浸池諸苑各分娘子位
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往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
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
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彩籌書大字忽防禦製寫新詩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
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
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
小樂携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
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勲臣試打毬
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
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
幾回拋髻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

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菴樓船
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
並船相鬪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菴船飛列浦中
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
貢父詩話孟蜀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
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
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坐列無非侍從
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誰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
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牀
前後山詩話費氏蜀之青城人以其才色入蜀宮後主
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蜀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蓋蜀兵十四萬其餘事具國史原注知祥與滅年數甚
而王師數萬爾其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
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
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
十年者繆也東都事畧昶三弟仁贊在國時封雅王
仁祐彭王仁操嘉王歸朝並爲環衛官仁贊終大同軍

節度使仁祐右羽林軍統軍仁操左龍武統軍子元詰
元珪元詰在蜀封秦王昶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爲皇太
子王師伐蜀昶以爲元帥劍門陷遂遁歸隨昶入朝拜
泰寧軍節度使居鎮十餘年亦有治迹移鎮定州從平
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國
公知滑州又知徐州卒年五十五元珪初封褒王歸朝
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元
詰有子隆証隆詒隆說隆詮皆進士及第宋拜孟元
詰泰寧軍節度使制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于散官
隋帝平陳子弟不聞于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
雨以濟師當敵境未賓霆下戒嚴之令暨危邦請命雲
隨利澤之恩矧復降婁古封掌武崇秩曲阜是伯禽之
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紱冕冠三公之
貴舉爲賞典斯實異恩蜀國長子孟元詰禮法矜莊神
采英秀駛脩途于早歲播令問于蜀川正朔未同于列
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旣混于大朝而目是良臣以爾昔
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效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
乃心豈限彛制是命陟將壇于東夏整武事于南宮憲
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祿之勳爾其
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號令與其改弦而易調不若

從蜀檇以安民布政頌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其勉之
 留宮中日宴卧內其思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
 政始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
 攻遂闖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
 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知祥始末臣
 於後唐託葭莩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爲國
 也飛戒王衍荒淫驕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刑
 罰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子
 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
 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順生享大國
 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有恩
 于降虜哉史臣曰昔張孟陽爲劍閣銘云惟蜀之門
 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遇
 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
 人蜀也兵力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
 上之平蜀也煦之以堯日和之以舜風故比戶之民悅
 而從化且夫王衍之遭季世也則赤族于秦川孟昶之
 遇明代也則受封于楚甸雖俱爲亡國之主何幸與不

幸相去
之遠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下